

卷二十九至三十二表奏書疏
檄露制策文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已摠七首

奏

尊號一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赦宥一

論赦書狀

舉官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內人

初收城論治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無濫賞二

內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已上並陸贄

論尊號狀第二首

右翼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暉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

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
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
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
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
運上可以齊德於夙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
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
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愜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
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
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
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
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
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
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
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
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
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旰庶未達於暫
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斷起復以刑
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
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
滔天潛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
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
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
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制疵垢不可不盪
去癥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
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
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
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
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
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
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日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

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俱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貞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叅之官悉

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
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
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
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
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
固亦難矣臣實駑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
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土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
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
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
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
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
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拮陳才
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
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爲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
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
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
潛搆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
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
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
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怕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
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
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
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
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

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經經。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敝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

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柬寮屬所柬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

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
早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
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
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
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
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
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
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
職業不舉則品格寤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
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
彌失務精益益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
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
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
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

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啓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遠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

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
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
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
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
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
長人之多言一至于此將使人無所惜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
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
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
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
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
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
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爲貪散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蒂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牒列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

噢咻未息辛勤守戰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
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
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
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眊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
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
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
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
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
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
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
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鑑與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
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
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啣而叛之
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

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
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
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
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
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
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
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
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
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
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
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
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
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
下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摠緝禁綱乘輿
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
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
焉恡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
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遣於奉天
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
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
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
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
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
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

役疲瘵之眚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寔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

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旣當離變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繫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

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
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
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
覆車之鑑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
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
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
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
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
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公路
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
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
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
無妨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
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
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
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戎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職貢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
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
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

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真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真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

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自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閔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爲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爲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九

重林五畝文集卷第二十八

明稿

園不夫對各野旅宜兩全其實所為不同固為大雅則留春思少
 食則以不盡其用而為之渴則不暇與賞登島入不夫休
 欲入無謀燕可也野園在野山樹果多長理入登春祠賞卦卦來
 帶疎昔置固不取在禮未現亦存習味必嫌僻又不重盡各而邀
 而樓閣無窮園之無其何矣無不為其之以有根根入代日戰而
 阿蘇燕對之行也其用為當無不故始賞之以鄰事限官官前別
 以上之相對而令則可待又理用少之為無餘分事入對視者則
 對之則對對之亦以對對之亦以對對之亦以對對之亦以對對
 為用若且度代始官無餘餘之資無管繼之林無良雜之貴無良
 果而對對是代因來以吾之雖命同然如果矣既入收草木歸對
 則突論雖而豈前代者以非語曰吾以忘雖命而對會此以對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庚 檄露布附摠七首

奏五

兵機四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已上並陸贄

論功一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 張說

檄一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露布一附

破朱泚露布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闔誓莫干也授之以鈇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
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
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
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
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
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
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
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
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
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闢言所賜詔書務
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
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
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
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先收河中事狀兼
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
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
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
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
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
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亡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
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
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
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
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艾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
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
有幸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
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巨淮
勇盪三輔而盜京邑鑿駘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
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隍艱
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
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
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

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蒸
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
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誠誠之動物
乃至於斯懷梟鷂以好音消稜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
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竄之將壹純誠以效勤
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異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
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
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
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
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
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

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禦偷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

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
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
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
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
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
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
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
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
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
兵挈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龜
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

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

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
能不爲之動心故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
昏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慙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
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
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
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
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
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
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
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
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
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
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
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

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
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
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
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
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
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
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
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疲焉凡在倦苦思安者
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
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
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
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
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

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
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
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
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
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揔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
同迎鑾輅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
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
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惟
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僅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
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
聖謩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
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
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
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

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
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
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
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爲誰
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
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仄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
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
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
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
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爲浮議

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宜汚猪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

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微倖之不可爲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爲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孤鼠乘夜睚眦晨光旣昇勢自跲縮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

鎮厭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歧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瓊劣
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
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擣勤敷肆普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
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歧隴之師則彼承
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薑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
過動不爲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
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壑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
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窰蜂蠆出於懷袖王
受服不宿孤劔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
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
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異州旣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
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

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逕於武關而聲出崑崙蓋廣授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鼎宿於妖氛拔翼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駟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拊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

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已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揔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彝器而杖杜遣宴南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勲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逆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

狀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
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
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
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
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祭帝后識夏庭之
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
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
連百越北盡二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噴

嗚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

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于戈爰
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
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
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
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
薰灼加闡葺之質異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
狝狗吠豢牢之主頃屬變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
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
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爭
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閒豐陰貸兇謀旣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
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
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揔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
澹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王垓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
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尙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帥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
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
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
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
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
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
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轄
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
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麿
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
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僇狡言尚
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螻
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躡躑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
使兼御史大夫王似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

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羆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
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燿
鼙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
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
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
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
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
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
鼙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翕燎原之焰馬逸未
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
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
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
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毗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
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

庫之五兵憑官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簋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刺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平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制策一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畤心以居簡凝日
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
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莫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
救百僞滋熾風流滯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不
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
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
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
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
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頌
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

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取不
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
謬鑿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
宿愴翼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旨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
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
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
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
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
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
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
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
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
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

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
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
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儻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
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欲
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
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構而
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
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
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
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
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
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
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
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滯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澤官濟理之

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游墮念令煩而理鮮在乎觀察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

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
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
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
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陛下
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
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
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
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
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
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
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
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
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
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

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

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
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
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
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
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
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
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
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
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
爲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
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
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代漢之元成
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
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

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官
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
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
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
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
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
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
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
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
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

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僇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亦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

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歛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

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
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
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
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
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
其踈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
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
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
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
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
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
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災
早在致平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
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
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
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
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
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
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
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
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其能宣明
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

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
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
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
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
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
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叅掌
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
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
勲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
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
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繼藩臣干凌
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
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
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

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
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
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進
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
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
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
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
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
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
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導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繁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
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

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鼎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爲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

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
闡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
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動
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
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煇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文甲 摠一十三首

帝王

踐祚四

唐高宗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魯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封禪二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禪文

祝壽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

並侯喜

告謝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 陸贄

徽號二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王冊文 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王冊文

肆赦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戒勵一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怨死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大寶曆數弗

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
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
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叅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
丕緒隆基足爲榮矣但有隋爽德屬屢災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
謫見咎徵昭于玄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
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辮髮輯兆庶
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
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
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
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遠尊位世嫡翊奉宗隋勩力輔政無
虧臣節值鼎祚云華天祿告移謳謔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
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
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
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祗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

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某
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苾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
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帝上皇厭理萬機疑情太古
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
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
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魯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
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兆庶
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
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
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

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稷温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友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今茲書入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嗚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乂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任四海厭于勤倦緬募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子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

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興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興爾復
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
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沈溺太宗功
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鼉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
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瘳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
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董萬姓陶化八

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
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
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

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壽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者欲言甞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辭曰

未有人云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人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祇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其他至地至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薰薰甘露霖霖兮卿雲氛氲民曰五星兮生乎今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

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徹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邛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鬯光耿四海玄德眞隣天休大資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擯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質挖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敷消發倉

廩而蝨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
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
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
羣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食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
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
寬底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
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
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霽網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
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鷩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皤背不
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睟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
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丕惟大典不可辭也
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
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
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

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借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獫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受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

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
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運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
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好徑
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
於天推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
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挾邪作
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堙滅攜國款塞質帝
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塞旗刈旃
兵塵穹廬火烈荆榛颺芟幙碎輶輓六羸遯逃貴女生還剗滅妖
迹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
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
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
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
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

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
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暮年
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
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
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
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
已乃屈已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
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
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
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
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

智

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
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推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
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
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
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
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戈徵師四方轉運
千里賦車籍馬遠近搔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
或連年不解甲胄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旡空於杼軸轉至溝壑離去鄉
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豐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
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見罪實在余
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

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
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䟽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
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
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
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祗益懷慙自今
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
時化大道旣隱亂獄滋豐朕旣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
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
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荅天休可大赦天下
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
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
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
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

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
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
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
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
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
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
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
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
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效力并緣罪犯與
諸使驅使兼別赦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
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訛者並宜洗雪
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
方集於羣材建竒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
之徒沈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

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曝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

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
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
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
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
以兇醜犯闕遽用干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
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
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
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
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
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
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
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
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

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譎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

以相識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
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
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
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
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
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
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
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
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
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
懼其寤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
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宗廟軍國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

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眚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次于厥衷阻衆興戎結豐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惇靡依怨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文乙 摠一十三首

帝王八

謚冊二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哀冊六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彦伯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五

謚冊二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哀冊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

應天神龍皇帝續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
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
恭于三朝服茲四罪俛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
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庾庾之占友於
王季既而三年諒闇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
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謹詞所不
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啓
於文章之囿不傷麤卵不天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
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
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採
厚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
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
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邁霄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
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啓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

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生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自魯疏雍師律旣貞會陝收洛克燁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稜沴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稜滅息侯王軌道不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

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
侍輟已行之詔疾讒口於宵人宥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
祕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
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困德水清澈三辰
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
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潛怛忠利虞帝之教也豐饜
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
之上儀方將扈升崇丘侍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
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
慕滋深今因山旣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
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
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
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玄覽
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
祉真氣呈祥總衡朱黻熊軾龍常契叶禎符誕生睿聖彤雲書聚
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
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矚日滔天
泯夏蕩拒黎元阡危宗社提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
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羣辟
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
霞改色鏞管變音觀國受命負辰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殷輅
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樸抵壁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度
劉伊瀍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
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階
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羈遐通沒羽沈浪飛輪
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櫟陽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

義方以成化韋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滕遂愆絕五日之
晨省遽于齡而上僊攀帷哀以孺慕抱劒舄以纏綿嗚呼哀哉虔
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爲譽
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肺背沃野之神臯越
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笳哀噎以留思旖旎
翻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
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
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逝
波動商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
與人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
存唯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
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

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
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
嗣皇帝某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往駕
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劔滋遠清徽方闕
爰詔司存傳芳瓊字其辭曰

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牝家傳縉雲高
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
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旌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
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謨天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遞翦
楔窳咸誅閏位不虔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
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戾同規玄珠
協契發輝三五聲明遐裔泛野休丘靈臺履華升巖藏銑遵河奉
璧學肆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篋
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塲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潮渚歸池東

旌若木西布條支龍鄉委責烏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
浮沼應龍在淀瀟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莢望幸岳華方薦仙舟劒
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
飛弦罷俗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墜弗營元龜獻吉展軫效駕端
圭司日迫靈心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遡悲風於
長術經柏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
瑟嗚呼哀哉周營甫竈漢啓泉闈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淒兮
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
哉峻陵玄壤嶠山窮路虛衛翻英輕馳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義庭
易而雲呀嗟厚德之長違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
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
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

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
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畫僭毀帝雕輶蕭軻縞紵霜迴丹旆雪
引御窆臺之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感聯萼之
凋陰禮奠收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
睿烈於金牒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龍蛟守門於
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掃刷中寓光亨索聖欽若
應天績成前慶身佩星斗掌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
業移朱邱春誦夏弦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啓鵬舉提象鸞
飛鑿乾蘿圖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賡歌撫弦堯親更睦媯德
通羶萬寶阜成四門光闕宵衣若厲道風猶戾野接翹車殿橫儒
席留連縞燕婉變詞客潤洽泉魚恩周卉毳鞞譯駑輪要荒走幣
削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帝圖廣運天意難誣旖

旋祥錄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蕙搖厨龜負綈檢鱗銜斗樞孝思
固極宗庸克賽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蜺幃曖蒼壁森
羅明祇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封岱丘歎紫寅之
阨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嗚呼哀哉惟
幾在辰枚卜違吉仍几虛座綴衣空室景沴攝提悲纏昱日羣臣
奉於末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軌赴辰龜謀人
非犀鞞移輶喝苦挽於香掖咽酸筋於曙旻彤階晶晶兮露驚月
王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憶朔
颺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
見踈杏之原長覺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喆先謀壽宮猗
那我后復幸方中委冠劒於泉窆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
變道無缺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

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
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帟褰周青壺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
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繚眇憚司常悽庶物其涕迸
感衆靈而影彰睠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
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
觀藝祗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頌維更紐予從代
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
塞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牝構孽紛虹肆災颺馳神武電
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旺心忘我帝力鞮譯修貢親賢
任職樂英已敷禮緯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禋養而迎夏芟以祈
春靜默泐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
陋伊祈之莫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
授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

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
哉夢年罕驗顧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
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羣悲於縞
素中不瘞於珠玉蜃輅迎轉龍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
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威紆除樂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
既獻而三撤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冠近巖歸蹕因高而渭川盡
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嗚呼哀哉粵
義軒之建子姒兮令問傳其不已猗簡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
方始然後景雲藹華露滋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
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
十一日將遷座于奉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

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綽而涕流想山園而心
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
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
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
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
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劍神期武賁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
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
孝至敬維城之年佐路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水不
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于
勤往績丕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
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旣睦四門旣賓天
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筮簾就列搢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
兵戢威加德馴戎狄龍鼠塞不驚塵琛賫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

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
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
田冕旒問俗旌旗辛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
九尾三春朱草非煙繽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
功如可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究
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
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謌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
君臣高會魏魏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命子出震繼
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
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紫
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
淚爲雨於宸極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跡而徒攀葬衣冠而可託同
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輶於帝臺擬將行兮肅穆
似有覩兮徘徊遇春城兮如送望暮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肇

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隧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
車兮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
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侔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
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太
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于景陵禮也玉衡南
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褰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
兆庶雨泣於浩穰萬靈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殷奠
瓊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降睿旨
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
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
維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翦桐承祧黃屋主坐青宮禮樂盡

在謳誦荐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
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
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揆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
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廟臣朝昊
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
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
書辨諉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
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齒劍上黨納竄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
兵王者有征王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鑽就戮
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
存溥博走馬斯卻昆蟲咸若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頌
正朝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鳴鑿將登高嶽四維旣張五刃已
藏蠻夷戎羌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劍以高晏戲魚
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爲於犧皇日

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鶴語
謂百年之可十嗟九齡之不與當疑旒而下臨奄脫疑以輕舉萬
姓哀其考喪千宮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
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
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同軌之遽至咽長
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尊以宵奠駕金根
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江
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秘龍顏鱗有逆兮
曾觸髯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栢兮未
拱閣生苔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與衆感於萬井
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
自迷於帝力巍平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
穹而罔極嗚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
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含萬物而化光靜專
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靈四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
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啓迪風徽儀形天下伏以
永貞誥命脫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
荷勛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勗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養率用
慈訓施于理道母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蒙福以載物
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姒之徽音慕黃老之清淨宜錫丕祉壽如
岡陵昊蒼不憝艱棘俄及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恤茹荼叩心罔
極今祔隅先遠龜筮告吉順厚夷體幽巖就路宰政卿尹與典禮
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敢易
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尊謚曰莊憲
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對越鴻休與大陰方祇

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
伏惟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
由穎川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興商潛耀空蘊於
方祇秘景莫覲於圓魄卓爾絜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怵惕哀榮慮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
諧惟懷永圖懼乖末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
宸儀雖闕慈音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
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
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
聲率由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贊備陳徽數克播令
猷正位號於瑶齋森禮容於金祀母儀無斁廟貌有嚴將享鴻休
實憑玄祐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

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
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
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輜
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陛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
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
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躍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
齊越姜疋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
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報
勤琤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
黃道偕昇化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疑神不測應物通理撫
機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眺側績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

莊敬戒奢處約懷沖履正景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歲規六
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歡皇友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辰
興不豫德音彌整馬鬣無對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
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佩
於魯城今真永夜吟松栢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
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昔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
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
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停人何
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茲深而德厚邁任姒之高蹤播英聲
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云大行則天大聖皇后

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旋殞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攢宮月曉雲
帶黼翬風牽絳旒儼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宵宵哀子嗣皇帝慕
切充窮誠殷遣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範於長陵
戢神輝於前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颺言聖德其詞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墮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
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皇皇作令于唐至哉
坤德沉潛剛克竒相月偃惠心泉塞蘋藻惟勤紘縱是則訓自閨
闈風行邦國七廟肅祇六宮允釐中外和睦遐邇清夷家道以正
王化之基皇曰納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俟皇用嘉止亦旣顧命聿
懷代已聖后謙沖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爲美仗義當責亡軀
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辰肅清垂旒光
赫洗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略鴻業大勳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灑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作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
夷慕化九戎稟朔沈璧大河泥金中嶽巍乎成功翕然嚮風乃復

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館受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胥悅謳
譟載隆鼎祚旣穆珽樞已肅庶保大和長介景福如何靡怙而降
斯酷后弄孫其未掩人喪妣其焉速嗣皇擗踊列辟扶服九親號
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而不豫兮構氛沴而成災逢冰霜
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
子其得兮顧黎元曰念哉頒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哀邈終
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氣緒迴互泣
盡冬霜兮悲生春露攢塗云啓兮同軌畢赴湘川不從兮洪塗蓋
祔古則祀闕今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搖
畫月厭河洛兮不臨去嵩印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
闕旋六馬兮頃期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覽舊
物兮親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
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旒於松烟
即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巖兮百靈拱

殿園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攝帝
皇之高風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地何通變
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呼哀
哉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孤氏薨粵
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
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軼珠璣皇帝悼鸞掖以
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
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詞曰風干天下不滅於憂懼如王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
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
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鑒搜求才淑龍德在

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
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筮聿
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祿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
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細叙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叶成王
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
訪問後言讌遊夙退內和羣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
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王衣
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宛
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
之貞永閔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
渚從母后於東陵下上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憑合簫挽以
攢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期俯曾亭而望思慘殯媛以延
佇極容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
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臯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

兮掩淚衣玄扮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
日遠即新宮兮夜長祿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
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
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祀獻
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二



重刻五原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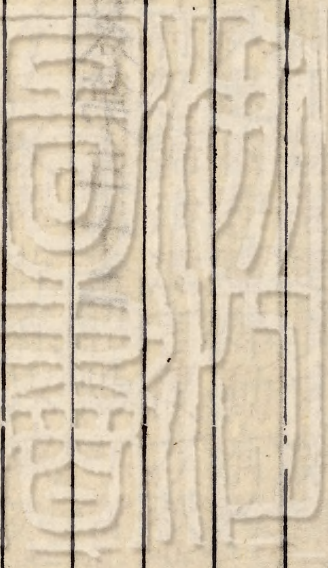
萬壽寺無眼石

軒堂晏與我甘泉

臨所自國之大

日遠祖孫宮

幸計然本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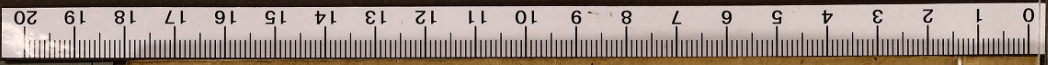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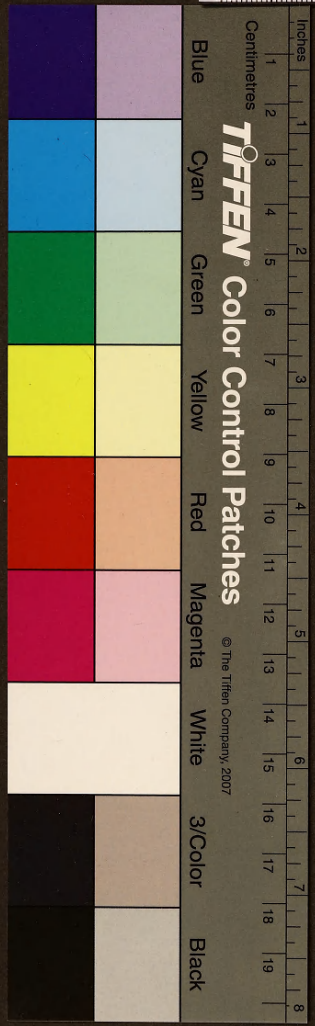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2982

一九 年 月 日





卷二十九至三十二表奏書疏
檄露制策文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